# 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

于凌波

## 一、關於白蓮教的傳說

在明清兩代文人的筆記上，有許多關於白蓮教的記載，把民間傳說的白蓮教徒，或形容成呼風喚雨，法力無邊的法師，或記載成凶暴殘忍，罪大惡極的妖人。我們摘錄出幾段，來看看那時民間對於白蓮教的看法。

在明人吳循吉的「吳中故語」上，有一則「王文捕妖」的故事，故事開頭說：

「許道師、尹山之小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欲鈎致婦女為亂，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神佛。遂鼓動一境，皆往從焉。」

故事繼續說：這個許道師，會以蜘蛛、蝎子、蜈蚣、蛇、壁虎等五種毒物，裝在甕中任其互相咬殺，留下最後一隻，加藥材配製一種邪藥，凡有婦女去朝拜求法的，就用這種藥浸水給求法的人洗眼，洗過眼的人進入佛堂，就可以看到鬼神的幻相，而許道師也藉此機會一一予以奸污。

後來事聞於都指揮使翁某，那時明朝政府查禁白蓮教甚嚴，這位都指揮使想藉機會立功，就大張旗鼓，帶了五百名官兵往捕，其實那個許道師目的只在詐財騙色，至此為了活命，乃鼓動他的徒眾與官兵抗拒。最後當然敵不過官兵，法術也失了靈，被官兵捕獲了三百多人，「檻車解送京師……」。

在清人筆記中，有一本霽園主人寫的「夜譚隨錄」。有一則「白蓮教」。故事的大意說：京山富人許翁，為子娶婦，妝奩豐厚，偷兒楊三覬覦了半年之久，沒有機會下手，後來新郎獲選拔貢，許翁親送其子入京，小偷楊三見許家男人出門，家中只有婦女，夜晚摸到許家，想藉機偷竊這時許家新娘子懷了孕，早睡。兩個丫環在燈下做針線，到深夜始就寢。丫環睡前「移燈几上，光明如畫」，楊三正待行動，「驀見房門自開，一人啓簾入，深目聳鼻、黑鬚繞頰、背負黃布囊、獰惡殊可怖。」楊三這時嚇得「屏息蜷縮」，見那黑鬚人燃了一炷香，插在兩個丫環的床邊，然後對熟睡中的新娘子唸咒。新娘子「蹶然而起」，向那黑鬚人長跪。黑鬚人把新娘子放在床上，脫去衣服，自布囊中取出小刀剖腹取胎，取出胎兒的心肝，裝在一個小磁罐中，出房而去。

楊三看得又驚怕又忿恨，就跟踪那個人，到街上一旅店，店門半掩，那人「側身入扉、扉復闔」。楊三就在屋簷下坐以待旦。天亮，那黑鬚人果然負囊出門，楊三突起抱住那人大喊：「主人速來，為汝擒得妖人矣！」就這樣把事情揭發了。

店主和住店的人都被叫醒擁上來，檢視那人布囊，囊中有七個磁罐，三個空的，四個「鮮血滿中，腥氣觸鼻。」圍觀的人大動公忿，競揮老拳，那黑鬚人「忽瞑目大叱，眾拳到處，如觸木石，指節損破。」店主人倉卒之間，拿起一個罐子澆在那人頭上，破了他的妖法，縛送縣衙。審訊結果，那人是白蓮教，他們有同夥數人，在湘漢一帶盜取胎兒心肝配藥，以致「湘漢一帶，胎兒被剖者甚多，至此始得其故。」

故事的結尾是，縣太爺把那黑鬚人下入大牢，行文緝捕他的同黨，對楊三的處置，是打他三十大板，責其為盜；又給他五十兩銀子，賞他捉到妖人。

清人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中，也有一則：

「康熙中，獻縣胡維華，以燒香聚眾謀不軌（註：明清史書上，常以「燒香聚眾」四字代替白蓮教。）……謀分兵為二，其一出不意，併程抵京師；其一據天津掠海舟，利則天津之兵亦北趨，不利則遁往天津，登舟泛海去捕。方佈置偽官，事已洩，官軍擒，闔而火攻之，髫齔不遺。」

故事後段是敘述胡維華的父親「雄於貲」，用陰謀手段害死老儒張月坪一家，而納張女為妾，張女初不願，「夜夢其父曰：『汝不往，吾終不能暢吾志也！』女乃受命，歲餘，生維華，女旋病卒，維華竟覆其宗。」以此故事來闡述「因果報應」。

最有趣的白蓮教故事，莫如蒲留仙「聊齋誌異」中的一篇，篇名也叫「白蓮教」，原文是：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眾，慕其術者多師之。」

接著敘述他的法術，說他有一天要出門，在堂上置了一個盆子，另用一個盆子蓋起來，叫一個徒弟守護著，並吩咐徒弟不得打開來看，他走後，這個徒弟守護得無聊，心中好奇，就打開盆子看，見下面盆中貯滿清水，水上「編草為舟，而帆檣具焉」，他用手撥弄那小船，一不小心把船弄翻了，趕快扶起來，蓋上盆子不敢再動。後來他師父回來，責罵他為何違命打開盆子，他辯稱沒有，師父說：「適海中舟覆，何得欺我？」

又一次，這位師父晚間出門，在堂上點了一枝大臘燭，吩咐另一個徒弟好好看守，不得使臘燭熄滅。這個徒弟守到半夜，太疲倦不覺睡着了，到醒來時一看，臘燭熄了，他趕快再點燃，不敢再睡。過了一陣子師父回來了，責罵他何以使燭熄了，他強辯說沒有，師父大怒說：「你還強辯，剛才害我走了十多里的黑路。」類似這類神奇的事情極多。

後來這位師父的愛妾，竟與他的一個徒弟私通，他知道了，隱忍不說，也不動聲色，有一天這個徒弟到豬圈餵豬，一入豬圈，師父用手一指，那徒弟立刻變成了一頭豬，那師父隨即找屠戶上門，把這隻豬拖去殺了賣肉，後來這個徒弟的父母找到師父這裡，問兒子的下落，師父說他回家去好久沒有來了。另一個徒弟因知其事，暗中告知變豬徒弟的父母，父母控於官，知縣知道他會法術，不敢逮捕他，中報上官，上官派甲士千人，逮捕了他全家，裝入檻車，解送京師。

解送行列途經太行山，山中出來了一個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盎、口如盆，牙長尺許，解送的官兵嚇愣了，這位師父在檻車中說：「此妖也！吾妻可以却之。」

官兵放出了他太太，他太太持戈去攻擊巨人，巨人怒，一口就把那位太太吞了下去。

檻車中的師父說：「既殺吾妻，是須吾子。」

官兵放出了他的兒子，他兒子照樣被巨人吞下去。

那位師父「且泣且怒曰：『既殺吾妻、又殺吾子，情何以甘？然非某自往不可也！』」

官兵不得已，又把這位師父放了出來，授以兵刄，巨人也迎上來與這位師父格鬥，打了半天，巨人抓住那師父送到口中，伸頸咽下，從容而去——就這樣，又被他一家人逃掉了。

以上這些故事是真的嗎？老實說，恐怕多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再加以文人筆下的烘托渲染，就越說越神了。不過有一個故事確是真的，這是發生在前清嘉慶元年的事情，那年元月，湖北宜都縣的白蓮教首領聶傑人，聯絡了枝江縣的白蓮教首領張正謨、劉鳴盛，兩地起兵造反，佔據了宜都縣的灌灣胸，二月，消息傳到鄰近的當陽縣，當陽縣知縣坐在大堂上對師爺差役們說：

「白蓮教在灌灣胸造反，與本縣這麼近，早晚要鬧到本縣來，我們要把縣裡的白蓮教抓起來，免得他們做內應。」

沒想到差役們竟當堂大聲嚷嚷：

「老爺，我們全是白蓮教，你還要抓誰啊？」

大老爺勃然大怒，桌子一拍：

「胡說，你們要造反了！」

那差役頭兒也火了，指着縣太爺說：

「到現在你還要威風？造反就造反，有什麼了不起？」

大老爺下不了台，拂袖而起，想往後堂溜，却還嘴硬的喊叫：

「來人哪！把這般叛徒給抓起來。」

眾差役應聲而上，抓的不是差役頭兒，却把縣太爺給抓住宰了。

（一）

**自本期起，連載于凌波醫師「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一書，以饗同道，敬祈注意。**

# 我從西藏來

喬因・聽巴　原著

沙千夢・黃心嶽　譯

由於我還要返回修曼寺，所以我不能夠在也加寺作太長時間的逗留。因此，我把授課時間提早在早上五時開始，一直維持到晚上才停止。

開始授課的第一個月比較困難，但隨後便走上了軌道。當我的助教覺得太過疲倦的時候，我就叫他們輪流休息。由於每天的授課時間加長，所以授課儀式在三個月時間左右，便得以完成。

在這三個月中，我的很多虔誠追隨者，送給我很多禮物。我的會計員負責處理這些收到的禮物，他要把大部份禮物交換成馬匹、牛、騾、羊等等，帶回修曼寺去供應寺院的需要。

我覺得他這樣做不大妥當。我認為部份禮物，應該送給最有需要的人，其餘的就該用來換錢。

我的會計員堅決反對我的主意，他害怕我會不先通知修曼寺就逃走，他以為如果我有意逃走，金錢和可以帶在身上的禮物，便對我最有幫助。

我和他的關係，因此弄得很差。

早在我們開始授課的時候，我們就聽到傳言說，有一大群難民，已經逃到了歌爾卡音。後來我收到卡庵德魯仁波切給我的一封秘密信，信裏說：「他希望見我，但不可以被其他的人知道。」

我覺得這件事至少要告訴也加土古，沒想到本來只有也加土古一個人知道的秘密消息，竟然像火山一般，一下就傳了開去，所以當我離開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我要去的是那個地方。

卡庵德魯仁波切在我見到他的時候，已經拋棄了僧袍，他和他的隨從，都穿着普通的西藏衣服。這是我第一次覺察到一個人如果不穿他自己職責應穿的衣服時，人家對他的印象會是怎麼樣：他一看上去便顯得他在用西藏平民衣服來從事掩飾。

他告訴我說，他只對寺院各人說他出外作短期旅行，但事實上，他却是在逃走。不過，這個事實，他對他的秘書和幾位年長喇嘛都說過了。陪他一起出來的三十位僧人們，他們永遠都不會回去了。

與他同行的人中有一位是著名的瑜珈名師，名叫喬李，是他們靜修中心的領導人，另外還有兩位年輕的土古，他們的前途將會很有希望，但他們的父母，却沒有一同前來。

卡庵德魯再次請我和他一起舉行請求啓示的儀式。這一次的啓示，竟和以前一次的同樣，也是指他應該毫不遲疑的立即便起程前往印度，而且說他在途中有可能會遇到困難，同樣，啓示指出：如果卡庵德魯完全照着啓示所指示的行程時間表去做的話，就一定可以順利到達印度。

卡庵德魯一次又一次的叫我跟他一起逃走，但我實在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所以不可能現在就跟他走。

我告訴了他我現在面對的難題，他說我應該自己作出決定，不要因為他人而耽擱了及時逃走的機會。

我們彼此道別，希望能在印度再會面。

他得到的啓示果然靈驗，因為在他快要離開西藏的時候，中共曾經阻止過他，但最後他還是被批准了過境進入印度，而且還帶了行李，他們是唯一從西藏東部逃亡去印度，而成功帶着行李過境的一批人。

（卡庵德魯現在以難民的身份，留在印度。）

當我回到也加寺的時候，我發覺寺裏所有的人，都以為我和卡庵德魯會面之後，一定準備逃走離開西藏。他們說如果我真的決定逃走，他們也想跟我一起走。

我唯有告訴他們說，卡庵德魯的逃走，完全是出於他自己的心意和選擇，他雖然請我跟他一起逃走，但我自己却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我對他們說：「大家都似乎認為我已經有了一定的逃走計劃，但這並不是事實，而我也不想丟下大家，獨自逃走。我的會計員非常混亂和不愉快，我知道他認為我年輕、好動，所以以為我一定只會想着逃走。」

我對大家說明了我的心意之後，又繼續舉行授課儀式。

幾個星期以後，積米土古來見我。積米土古和我，以前曾經一同在金巴加爾遊歷。他那時給我的印象就很好，我覺得他不但精神修養很高，而且非常明智，頭腦實用靈活；他是聰巴土古第十世的虔誠弟子。

積米仁波切認為我應該逃走，但他擔心如果我和大批人一起逃走的話，就很容易受到中共的懷疑。他知道，如果這區域的人們一旦知道我要逃走，他們會因為對我的虔誠而追隨，全部都想跟我一起逃亡。

他希望我明白，我身為一個受到很高訓練的土古，我的責任是該把學來的東西傳出去，教導他人。所以他說我應該計劃逃走，不是因為要救我自己的生命，而是因為要為整個佛教，我是有着這種能力和責任的。

我請他向我的會計員解釋，但他說現在時候還未到。

當我仍在等候格尤華卡馬巴、丁哥清斯仁波切和康德魯的指導時，我的一位好友卡馬寺的一位喇嘛來到也加寺探訪我。

他以很奇怪的態度，邀請我去探訪卡馬寺附近的一個地方，說他自己的家人，會在那裏照顧我。他認為中共沒有意思永遠的佔有西藏，但在目前的處境，如果我在也加省，會比較危險，因為也加省是受森都所管轄，而共軍在森都的勢力，非常強大。他認為修曼寺附近一帶，反會比較安全。他說修曼寺的人都等待我回去，他還暗示我不應該只顧我自己。

幾天以後，從卡馬寺又來了我的另外幾位好友，他們向我提出同樣的勸告，用的語句，也幾乎相同。我立刻明白，他們一定是受我的會計員的指示，來勸我回去。因為只有我的會計員，才絕對的肯定我應該返回修曼寺去。

（廿八）

# 樂生療養院致證嚴法師函

編按：台北縣新莊市樂生療養院棲蓮精舍念佛會會長金義禎居士與院中病友，在每月兩千元的零用金中，儉省聚集了五十萬元，捐贈「慈濟基金會」，其熱忱贊助的精神，足令人動容。這份心聲，與所有道侶共享。

證嚴法師暨佛七法會諸上善人：

頃聽了慈濟榮譽董事會，在第五次聯誼會的實況錄音，我們非常讚歎各位大心長者的慷慨捐輸，但我們更祈求廣大的會員菩薩們，因為廿三萬朵的「心蓮」，如果能用來莊嚴慈濟世界，這份微妙潔淨，不知有多少人們能獲益無量呢！因為大心有力長者，究竟屬於少數，再說成就「慈濟」的這份稀有功德，我們會員同道們，更不能輕易讓他溜走，和少數人專享。我們也非常感動，因病人需要醫院，更需要醫生和護理工作人員，建築醫院，培育醫療和護理工作人員，是造就慈濟的根本大計，對我們住在「樂生院」的病友的感受來說，這是解決人類身苦的踏實大法。我們常常想，假如今天台灣沒有樂生醫院，我們這些為人厭惡的癩病者，將何以自處。

俗云：「前人栽樹後人涼」我們是身受者，所以要響應慈濟心蓮運動，是在做今人栽樹後人涼的工作。我們先集合了新台幣伍拾萬元，送上基金會，希望這封信能趕上佛七，能夠和各位委員菩薩們見面，因為我們旨在抛磚引玉，我們想把這塊歹磚來引發各位無量寶玉，能令慈濟大計，早日呈顯在吾人之前。

專此　敬請

法安

樂生院　棲蓮精舍眾弟子　頂禮

七十七年四月

圓瑛・弘悟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

圓瑛老法師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八日起開講「大佛頂首楞嚴經」。直至民國二十二年仲夏完卷，十月間成稿，共一千六百頁。今已出書，道侶請購自取每套四〇〇元，外埠則另加郵資四〇元正。

來款請郵撥：「一〇七八二五四五慈濟道侶雜誌社」